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二十三

羣名

新薛存誠傳瓊林庫廣籍工徒存誠曰此姦人羣名以避征役不可許董衝釋音第十七卷云羣初限切說文曰羊相厠案在說文卷四上羣部

還制

新書許孟容傳浙東觀察使裴肅諉判官齊總暴斂以厚獻厭天子所欲會肅卒帝擢總自大理評事兼

一 身 附 錄 卷 之 二
監察御史爲衢州刺史衢大州也孟容還制曰方用
兵處有不待次而擢者今衢不他虞總無功越進超
授羣議謂何唐宋有祖宗家法故給事補闕皆得還
制執爭

武平一當附元衡

舊武元衡傳曾祖德載天后從父弟考外戚武承嗣
傳當作載德此誤祖平一事在逸人傳而舊無逸人
傳有隱逸傳其中亦無平一此謬之甚新書遂爲平
一特補一專傳本無事蹟而敷衍浮詞至千一百餘
字有意增多求異於舊實則但當附見元衡傳

二子孔

新武平一傳春秋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
三族亾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二子孔謂子孔及士
子孔衍一子字

阿跌

舊李光進與其弟光顏合傳云本河曲部落稽阿跌
之族也令狐楚謨光進墓碑云公之先本阿跌氏與
舊書合溫飛卿醉歌云阿耨光顏不識字指揮豪雋
如驅羊跌作耒耜者但取對音無定字考新回鶻傳其
部落有十五種阿跌其一又云阿跌亦曰訶咥或爲

跌跌跌跌思泰來降後光進光顏以戰功至大官賜
李氏

李光進戰功

光進光顏新舊皆合傳而舊述其父良臣爲雞田州
刺史隸朔方軍新則削去良臣名非也三人墓碑朱
錫鬯云竝在今榆次縣趙邨前人錄此者惟趙明誠
有良臣一通而已無餘二碑此外各家則三碑皆無
也直至錫鬯與顧寧人始竝著之予亦全得三碑拓
本光進碑無立碑之年錢大昕考得立於元和十五
年令狐楚撰嗣子季元書良臣碑立於長慶二年李

宗閔換楊正書光顏碑立於開成五年李程換郭虔
書按舊光進傳當肅宗在靈武卽從郭子儀破賊收
兩京有功上元初又從子儀討范陽河北殘寇而其
下敘至元和四年則云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
表光進爲步都虞候戰於木刀溝光進有功其下敘
至元和八年遷靈武節度使之下乃又接云光進嘗
從馬燧救臨洺戰洹水收河中皆有功云云此段并
謬之至何則舊書各傳挨年順敘者多新嫌其平直
往往削去年月固爲可恨乃舊此傳旣挨年順敘矣
從郭子儀破賊者破安祿山慶緒也討范陽河北殘

寇者亦謂慶緒及史思明也此下正宜接從馬燧戰
事救臨洛者德宗建中二年田悅圍邢州次臨洛燧
救之悅敗走也戰洹水者三年悅又合散卒壁洹水
燧又破之也收河中者貞元元年燧討李懷光賊將
斬懷光降河中平也何不順敘乃越過元和而另敘
於後亂其次乎王承宗自爲留後伐易定張茂昭即義
武節度使朝廷命河東節度使范希朝討承宗救易定與
承宗戰於木刀溝事見新書憲宗紀及希朝茂昭并
沙陀各傳又見通鑑第二百三十八卷此乃云云荒
誕已極乍讀之疑傳寫錯誤作舊書者不至此觀新

光進傳亦然則非傳寫之誤矣新舊皆云是戰光進
光顏皆在軍中而沙陀傳亦言從希朝者有光顏此
戰正爲討叛逆之承宗光進助戰有功何言承宗希
朝奏光進爲將豈非白日說夢而宋歐鉅公亦竟承
訛至此再考舊傳於元和八年光進遷靈武下書十
年七月卒年六十五新但於徙靈武下書卒年六十
五而削去元和十年墓碑則言安定郡王光進節制
靈武之三年歲在乙未季夏六月寢疾於理所旬有
八日考終厥命享年五十七矣其文甚明而乙未正
是元和十年當以碑爲正逆數之光進生於肅宗乾

元二年當子儀破賊收京光進尙未生卽上元初亦尙在襁褓乃云從子儀戰有功誠可發一大笑良臣碑云安祿山反肅宗立靈武良臣率所部馳詣行在戰有功舊書因良臣事附會爲光進事也光進碑敘光進戰功云發迹雲中策名太原始以勇敢從北平王燧戰于蒲此指臨洺洹水之戰又云范司徒之東討常山也軍旅之事悉以咨之或壅水以絕其歸或斷橋以防其走開網竟從於朝旨改轅無失於戎律此指木刀溝之戰碑獨有此戰功其餘舊書諸亂道皆無宋歐未見碑乃亦獨存此三戰餘皆削去暗與

碑合似有識矣乃於王承宗事之大謬者仍不能改正吳縝亦未糾掩卷茫然恨千古少善讀書人

光進充振武節度使

元和六年拜光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充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使憲宗本紀光進爲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在元和五年十一月庚戌

趙崇綯雞肋

見百川學海

唐有兩李光進其先皆蕃部人

皆爲名將建節鉞一乃光弼之弟一乃光顏之兄集古錄所收係光弼弟

光顏傳添馬燧贈刀

光顏傳新舊略同新添入馬燧褒獎其美解贈佩刀
事此事今見李程所撰碑集古錄於三碑皆無有宋
祁亦恐未見蓋別有所采

崔雍坐迎龐勛歿事

新崔戎傳云子雍爲和州刺史龐勛劫烏江雍持牛
酒勞之賜歿載高彥休參寥子唐闕史卷上見闕史
圖舊戎傳無雍新蓋取闕史闕史但云時宰寘之法
而新實以路巖則又別有據

洪氏妄駁盧知猷傳

舊書一百六十三盧簡辭傳附其兄簡能爲鳳翔節

度鄭注判官注誅簡能爲監軍所害簡能子知猷云
云知猷子文度云云新書一百七十七簡辭傳云兄
簡能事見鄭注傳其子知猷字子驤云云知猷子文
度云云二書合也宰相世系表亦與舊書及新書列
傳合司空圖一鳴集第五卷太子太師致仕盧公神
道碑題下注名渥文則云諱某字子章位終檢校司
徒子膺刑部侍郎世系表亦有其人所載亦與神道
碑合新舊書渥無傳也洪邁容齋續筆第十四卷誤
以司空圖神道碑爲盧知猷撰因據碑以駁新舊知
猷傳爲誤碑凡二千餘字予以碑與二傳參對書諱

十七史商權

卷九十一

六

某而不著其名唐宋人恒有之而子章固非子暮至父諱某官州刺史非鳳翔判官而敘其一生之官爵出處履歷事蹟卒年贈官及子之名與官無一同者則碑爲渥撰不爲知猷撰洪以張甲魂魄附李乙形體豈非笑端

禮部戶部同省

新楊嗣復傳遷禮部員外郎父於陵爲戶部侍郎嗣復避同省換他官有詔同司親大功以上非聯判句檢官長皆勿避官同職異雖父子兄弟無嫌案同省者謂同在尙書省也唐時尙書有都省令與僕射方

爲長官而尙書非長官故部雖分省則同後世無省
名六部各自治其事無相統攝者與唐不同

外郎

新柳玼傳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後釵爲馮球外郎
妻首飾外郎當卽員外郎

柳公度傳有脫

舊柳公綽傳附公度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
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
氣海常溫耳愚謂大學言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中庸
言喜怒哀樂禮運言喜懼哀樂愛惡欲此但舉喜怒哀

蓋舉以例其餘至於喜怒之下必有脫句蓋氣海之不溫則在于受寒濕及嗽生冷非喜怒所致今其文不完故知有脫宋景文筆記云攝生不可不知毋以吾胃熟生物暖冷物毋以吾氣贊喜怒此正本之公度者片言居要善攝生者宜揭之坐右

翰林學士行宰相事

新李訓傳太和八年由四門助教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明年進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翰林學士之設始于元宗其權甚重已見前論順紀王叔文事李訓以翰林學士行

宰相事與叔文正同

李訓傳多疵

新於訓傳小疵頗多如云坐武昭獄流象州武昭歿
寶歷元年見舊敬宗紀新紀既不載此事此處突如
其來令人不解所謂訓元輿奏言甘露云云此上舒
元輿絕未一見而突出元輿不言姓非也當云訓及
舒元輿奏言云云涯曰上將開延英邪亦突出無根
元輿涯皆宰相雖有不署名之例爲符牒章疏則然
耳若紀事固當連姓況又突出邪

宗密

訓敗走終南山依浮屠宗密云云宗密卽圭峰定慧
禪師作圓覺經大疏裴休爲序者歟後休又作傳法
碑并書柳公權篆額見蛾術編說碑

訓注皆奇士

李愬目鄭注爲奇士其實訓注皆奇士特奇功不成
耳訓本因注進反媚功先發是其罪也若用注策因
羣閹會送王守澄葬以鎮兵擒誅之何難後人反惜
訓而惡注何哉然訓殺守澄及陳宏志楊承和韋元
素王踐言剖崔潭峻棺鞭其尸元和逆黨幾盡見本傳及
宦者守澄傳功亦大矣訓傳言訓本挾奇進及權在已銳

意去惡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却回鶻吐蕃歸河
朔諸鎮志大如此非奇士乎注傳言日日議論帝前
謀鉏翦中官亦忠於爲國者即使本欲攬權假公濟
私脫令其功得成亂本拔矣天不祚唐俾王叔文一
不成訓注再不成以至於不可救而訓注固未可深
責傳中譏其詭譎貪吝皆空詆無指實指實處僅權
茶稅興曲江工役二事茶者末業妨農權之未爲過
曲江小役耳士大夫尙有別墅天子一葺池亭奚不
可注爲節度請復舊儀戎服謁兵部寧自卑以存禮
則其用心尙公平詆譏之詞安知非沿當日史官曲

筆千載而下讀史者於訓注但當惜之不當復惡之
至於王涯賈餗本不與謀橫被慘戮尤爲可痛又云
涯女爲竇紉妻以痼病免然則已嫁之女皆見殺傷
哉

訓遣宦官六人按邊旣行爲詔賜六道殺之會敗不
果觀其所殺監軍有王踐言而踐言監軍劍南西川
言悉怛謀不宜拒則似有可取訓所殺或不無枉濫
要之內官爲監軍有益國家者千百之一二僨事者
十九德裕傳末一段卽詳言其害而新舊各傳中所
載宦官監軍誤國事不可枚舉則固未可以偶有過

當而爲此輩恕也且新傳上文歷敘訓所殺諸閣下文總云元和逆黨則踐言亦與聞憲宗之弑者而可赦乎

光啟雪王涯等詔

甘露之變宦豎橫行朝臣糜爛非常之亂亘古所少讀者至今有餘恨焉僖宗光啟四年正月下詔昭雪王涯以下十七家詔曰太和元年故宰相王涯以下十七家竝見陷逆名本承密旨遂令忠憤終被冤誣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沾霈澤用慰泉扃竝宜洗雪各復官爵兼訪其子孫與官使銜冤之衆魄亦信矧

于九原矣此詔見王明清玉照新志舊紀傳皆不載
新於涯傳末云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寃追復
爵位官其後裔而於劉蕡傳末亦載昭宗誅韓全誨
等之後左拾遺羅衮上言蕡當太和時宦官始熾因
直言策請奪其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歿異
土六十餘年今天地反正枉魄憤懣有望陛下帝贈
蕡右諫議大夫恐是誤記天復雪劉蕡遂以雪涯等
亦天復其實則是光啟當從玉照又蕡對策在太和
二年誅韓全誨在天復三年相去七十六年而云六
十餘年者蕡對策但不第猶未貶逐故新傳言蕡對

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
道皆表贊幕府授祕書郎然後其下言宦人深嫉贊
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則貶次已在對策之後
數年故衮云六十餘年至甘露之難至光啟四年僅
五十四年而詔文亦云六十餘年者傳寫之誤當作
五十餘年但新書絕不載詔令王明清旣見此詔則
所載大略當無虛也

牛僧孺新舊互異

舊牛僧孺傳父幼簡文苑英華第八百八十八卷李
珣撰僧孺神道碑杜牧樊川集第七卷僧孺墓志銘
十七史劄記

皆作幼聞長慶三年三月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敬
宗卽位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封奇章子邑五
百戶十二月加金紫階進封郡公集賢殿大學士監
修國史新書則惟郡公爲敬宗封而中書侍郎仍穆
宗遷也其餘皆略去不書神道碑一槩略去墓志則
與新書合而銀青集賢監修亦皆在穆宗時當以新
書及墓志爲是穆宗因得其辭韓宏賂自喜知人之
明屢加優異與敬宗無涉舊書太和五年但言幽州
軍亂逐其帥李載義下文僧孺言今志誠亦由前載
義也由當作猶而其上無所謂志誠者則二字突出

聞人本作今日誠亦由前也更欠通新書則先言楊志誠逐李載義後言今志誠繇向載義也此是而繇字用古體則甚可厭神道碑及墓志皆不言其卒後有諡舊書則云諡文貞新書諡文簡未知孰是舊傳於僧孺大加褒美其惡無一及交結劉稹事神道碑及墓志尙皆爲之辨新傳則直書之而舊傳隱而不言舊論贊不甚貶僧孺新論則極其貶黜新是舊非

李紳拒李錡書幣

舊李紳傳於拒李錡事但云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爲從事紳以錡所爲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

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召拜右拾遺。如是而已。新傳則云李錡辟掌書記。錡寔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留後。王潛爲具行錡。怒陰教士嚮食之。卽脇使者爲衆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爲幸。卽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卽囚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市名也。乃止。較舊傳不但詳略互異。情事絕不同。觀沈

亞之下賢文集第四卷李紳傳乃知新書全取彼文
蓋其作書之旨務求異於舊掇拾小說文集見異於
舊者必取之亞之稱紳臨大節不可奪恐有增飾溢
美未足信舊書則據國史實錄似宜仍舊

紳歿後削官

李紳以淮南節度使於會昌元年入相武宗四年復
出爲淮南節度六年卒卒後李宗閔崔鉉等撫其在
淮南殺吳湘事削紳三官新舊書略同其事甚明南
部新書卷丁乃云以吳紉獄仰藥而歿小說家言不
可盡信如此新舊書皆言湘之坐賊乃羣小欲傾紳

以及李德裕而孫光憲北夢瑣言第六卷則謂紳鎮
淮南湘爲江都尉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廣陵有
容色紳欲納之湘强委禽焉紳大怒因其婚娶聘財
甚豐乃羅織執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陳設之具皆以
爲贓奏而殺之紳本狂暴此說恐當得情紳罪甚大
得良死爲幸新舊書皆以湘實受贓紳殺之非枉者
恐皆非實錄

李珣傳新書多取東觀奏記

裴庭裕東觀奏記上卷載李珣事最詳自注云庭裕
親外叔祖外叔祖疑必是外祖之弟母之叔父也二

傳敘其歷官階次出處本末大同小異與裴記亦大同小異但舊書所無而新書增入者多取東觀奏記若舊書太和九年出爲江州刺史係因李宗閔得罪珽正是宗閔死黨舊書當得實而裴記謂由李訓鄭汪交譖新書雖更易其詞以掩好采小說之迹而意則同訓注以國難湛其族冤慘可憐而彼時舉世目爲奸邪庭裕旣是珽之戚昵欲文飾其守正孤直恐不可信珽生平雖無甚劣跡然君子羣而不黨珽專務植黨豈得爲君子武宗卽位之初舊書但言其與楊嗣復俱罷相則其因植黨而罷顯然裴記乃謂因

文宗以猶子陳王成美當璧爲託故貶新書遂據而演之以爲珽爭立陳王果爾則珽守故君之遺命不從宦官之擁立大節尤覺卓卓然愚謂恐是裴庭裕之緣飾也惟裴云貶昭州刺史新書從之而舊作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則似當從裴

李德裕主議殺郭誼

新唐李德裕傳郭誼持劉稹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稹豎子安知反職誼爲之今三州已降而稹窮蹙又貶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等及嘗爲稹用者誅之

案此段載德裕之主議殺郭誼最爲明確通鑑第二百四十八卷會昌四年八月郭誼殺劉稹又殺張谷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庠等十二家并其子姪甥婿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餽之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亾歸從諫從諫撫養之誼函稹首降李德裕曰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執誼等送京師皆斬之王羽賈庠等已爲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餽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司馬君實旣評德

裕不當殺誼胡三省又譏德裕不當呼王賈爲逆皆非也王氏懋竑謂誼殺王羽等欲以悅宦官取節鉞德裕心實痛羽等冤死假爲此詔使羽等之死似出朝廷意則誼不得居其功然後誼始可得而殺此論最精可云卓識見白田存稿第四卷

李義山詩明神司過豈令冤暗室從來有禍門莫爲無人欺一物他時須慮石能言馮先生浩謂爲此事作

吳興韓敬求仲刻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其中爲討昭義劉氏事所作文最多而誅張谷等告示中外敕在

第九卷篇首先揭明劉從諫與李訓鄭注結謀則宦
官已自不疑前半篇歷數張谷陳揚庭等罪惡未嘗
及王涯賈餗等罪也但於篇末綴及其子姪等名而
已德裕雖不喜訓注於王賈則必無嫌而且深哀其
死但其子姪業已爲誼所殺矣今殺誼反似爲王賈
報仇漫詭言之以釋宦官之恨此正德裕之權用耳
韓敬刻乃俗本多訛脫但唐人文集難得聊復據之
孫之翰亦詆德裕聲涯餗罪以快忿見唐史論斷下
卷胡三省之誤正與之同

李德裕貶死年月

會昌六年三月武宗崩四月宣宗立明年改元大中
故舊書李德裕傳宣宗卽位罷相出爲東都留守大
中元年秋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
年冬又貶潮州司戶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
州其年冬至潮陽又貶崖州司戶三年正月達珠崖
郡十二月卒年六十三所謂明年者大中二年也其
下文二年當作三年三年當作四年年六十三當作
六十四皆傳寫誤也新書本傳元年貶潮州司馬之
下刪去潮州司戶一節卽書明年貶崖州司戶明年
卒年六十三云云則似真以二年貶崖州三年卒而

舊書非傳寫之誤矣此因刪之不當又據誤本以成
誤者南部新書卷戊云以二年正月貶潮州司馬其
年十月再貶崖州司戶三年十二月卒於貶所年六
十四所書貶官年月亦與舊史參錯不合而年六十
四却是考李衛公別集第七卷祭韋相執誼文維大
中四年月日趙郡李德裕謹以蔬禮之奠致祭故相
韋公之靈公遭讒投荒某亦竄跡南陬從公舊止云
云末句云其心若水其灰若休臨風敬弔願與神遊
蓋德裕將終之語執誼亦由宰相貶崖州司戶故云
然則爲大中四年甚明爲誤此一年故以年六十四

爲六十三舊書不過數目字誤南部新書乃傳聞失實而新書則武斷已甚

容齋續筆卷一載德裕手帖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此正是大中四年之閏十一月發此書後至十二月而卒矣洪邁亦因史文而誤以爲三年

仇士良譖殺安王溶

新唐書楊嗣復傳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之立非宰相意故內薄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復爲吏部尙書出爲湖南觀察使會誅薛

季稜劉宏逸中人多言嘗輔嗣復李珣不利于陛下
帝剛急卽詔中使分道誅嗣復等德裕與崔瑋崔珙
等詣延英言故事大臣非惡狀明白未有誅死者昔
太宗元宗德宗三帝皆常用重刑後無不悔願徐思
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不欲人以爲冤帝曰朕
繼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且珣等各有附會若珣季
稜屬陳王猶是先帝意如嗣復宏逸屬安王乃內爲
楊妃謀且其所詣書曰姑何不教天后德裕曰飛語
難辨帝曰妃昔有疾先帝許其弟入侍得通其謀禁
中證左尤具我不欲暴于外使安王立肯容我耶言

畢戚然乃曰爲卿赦之因追使者還愚謂甘露之事
本出文宗仇士良輩切齒怨恨卽帝有子闔人亦將
害之乃帝旣無子而其所立爲太子之陳王成美亦
爲士良易去而立文宗之弟武宗成美者敬宗子文
宗姪也唐本傳子不傳弟立成美爲順士良恨文宗
故廢其所立而立武宗武宗旣立遽勸令殺成美至
於安王溶則亦文宗弟雖非士良所深忌然以文宗
所寵之楊賢妃嘗欲立安王故并譖妃及溶而俱殺
之考新書十一宗諸子傳穆宗五子敬宗文宗武宗
皆有母位號而餘二王則亡其母之氏位二王者漳

王安王也漳王先薨而安王溶傳則云楊賢妃得寵於文宗晚稍多疾妃陰請以王爲嗣爲自安地帝與宰相李珣謀珣不可乃止帝崩仇士良立武宗撻溶嘗欲爲太子事殺之又文宗之子莊恪太子永傳云母愛弛楊賢妃方幸數譖之帝怒廢之以上各段所敘皆明析參之舊文宗武宗紀略同乃舊安王溶傳則云穆宗第八子母楊賢妃乍觀之竟若賢妃爲穆宗妃者文宗后妃新舊書皆無傳然楊賢妃爲文宗妃無疑舊書此條似因賢妃欲以安王爲嗣遂率爾云云此其大紕繆者觀新嗣復傳情事益明

魏謩世系

舊魏謩專傳新則附其五世祖徵傳與舊略同新添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興具反狀謩諫宜付府縣有司惟此一事舊無予得魏公先廟碑拓本大中六年崔璵撰柳公權書趙明誠作崔絢撰誤此碑係謩建家廟而璵爲記之已殘缺碑首言特進侍中贈太尉鄭國文貞公魏氏家廟在昌樂里而其後又言葺故廟於舊宅永興里蓋魏徵家廟在昌樂謩所葺則在永興也舊書徵傳言徵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而其下言叔玉襲開國公官至光祿少卿叔瑜

潞州刺史叔璘禮部侍郎以王子膺繼封公叔瑜子
華太子右庶子獨不言叔琬官璿傳云五代祖徵宰
相曾祖殷汝陽令祖明亦縣令父馮獻陵臺令新徵
傳敘徵四子與舊同惟潞州傳寫誤作豫州而璿傳
則不及其曾祖祖父三代合新舊傳無璿高祖名則
不知叔玉等四人何人爲璿所出宰相世系表於館
陶魏氏敘璿之曾祖祖父雖與舊合但明爲監察御
史非縣令於徵四子則叔瑜職方郎中非刺史亦不
足論可怪者叔玉等四人下皆無殷至璿一支而殷
之上空格另起此尤舛謬家廟碑雖漫漶然敘璿先

世有云四廿孫曰釗者此魏長賢之祖徵之曾祖也
其下又云懷忠亂朝直封詆政侵轢姦佞不容於時
出長屯留或有致誚者方激發憤叱志氣橫厲遭時
濁昏動勦西東懷奇含耀濡足需晦此謂長賢徵之
父也俱詳北史其下又云竟逢大晨龍攄鳳鳴爲祥
輔昌又云爲臣克配於口享爲祖不遷於家祀雖童
子婦人亦云云此謂徵也此下缺數字卽云府君諱
口琬此下缺一二十字卽云濬於廿次爲顯考然則
暮之曾祖殷當爲叔琬子廿者避太宗諱闕筆而暮
父名濬不名憑也此下有云潁川府君河西府君者

有爲邑南陽當希烈猖獗之餘者有召拜大理司直
者有吏部府君者有以大理評事兼監察殿中侍御
者攷之世系表館陶魏氏皆無此不知何指此下言
鄭公終始一德命求昆裔期肖前人此則指文宗思
徵賢詔訪其後楊汝士薦爲右拾遺下云會昌中權
倖惡忌擠之外郡指武宗立謦坐李珣楊嗣復黨出
爲汾州刺史下云兼領邦憲間歲進陟公台則指宣
宗嗣位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頃之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也

九宮神

崔元略崔龜從舊書各專傳二人不過皆姓崔耳本非一族全無干涉新於元略傳強附龜從欠妥之至彼傳云太和初遷太常博士定九宮皆列星不容爲大祠詔可其議九宮遂爲中祠吳縝糾謬第十四卷詆其書中全不載九宮貴神使後學罔然不知所本按九宮詳見舊書志與河圖洛書相發明新書盡刪去使祀典沒不見但龜從傳一條之外亦曾於肅宗紀乾元二年正月書祠九宮貴神祠九宮必不止此一次而獨於此書之本紀之去取誠爲率爾要之禮志旣不載紀傳所書愈覺突出無謂反不如并此去

之矣李德裕會昌一品集第十一卷有論九宮神壇狀及論九宮神合是大祠狀述九宮甚詳此乃漢人經學歐陽氏最不喜故痛削之

楊收入相之官罷相之年

新楊收傳書懿宗時入相至罷免貶死但屢書明年其上文不見有年史家徃徃如此殊嫌牽混何不直書某號某年乎舊書本傳書其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年下文書八年十月罷爲宣歙觀察使下文又書明年八月貶爲端州司馬尋盡削官爵長流驩州又令內養郭全穆齎詔賜死下文又書九年三月十

五日全穆追及宣詔云云攷新宰相表收於咸通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年爲門下侍郎兼刑部尙書六年爲尙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七年十月壬申檢校工部尙書宣歙池觀察使是收由兵部侍郎入相而始終未嘗爲中書侍郎舊書誤又罷相在七年十月非八年此舊書傳寫之誤惟其爲七年也故其下言明年則是八年其下言九年三月歿亦順若以八年十月罷則明年八月卽是九年之八月其下不合又書九年三月矣內養必宦官名色新於九年追及事盡削又削郭全穆

名但云俄詔內養追賜死其實留此一名則內養之義望文可知今削此一名文義晦矣新舊書書收置鎮南軍節度於豫章事皆無年而吳曾能改齋漫錄第一卷事始篇以爲咸通六年新方鎮表正同舊本傳韋保衡訐收以嚴譔爲江西節度納賂殆亦六年事

劉瑑畢誠

劉瑑畢誠輩出將入相而庸碌伴食東觀奏記所載皆宣宗一朝事於瑑稍有所稱述亦不過言其受知而舊書不采小說瑑傳但有官銜而已誠傳則云郾

州須昌人伯祖構高宗時吏部尙書構弟栩鄴王府
司馬生凌凌爲汾州長史生勻爲協律郎勻生誠東
觀記乃云本估客子昇甲乙科杜琮爲淮南節度置
幕中始落鹽籍舊傳言大中末爲翰林學士中書舍
人遷刑部侍郎其爲邠寧昭義河東等處節度皆因
受知懿宗爲所特簡而東觀記則以爲令狐綯恐其
入相忌而出之又載誠欲結綯購美妾獻之果爾則
誠真小人不但庸人矣裴庭裕唐末人恩讐之口不
盡可從而新書遂盡撫入宜再考

李蔚節度淮南之年

舊李蔚傳咸通十四年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高彥休唐闕史卷下云丞相
隴西公蔚建大旆於廣陵時咸通十二年也泗州狀
言女僧二人至普光王寺云後二年國有變此寺大
聖和尚當履寶位至十四年懿皇晏駕今上卽位是
爲普王小說好言鬼怪不足道然據此則十四年當
作十二年

崔彥昭事與闕史不合

唐闕史卷下云丞相蘭陵崔公儉德時所推服嘗統
戎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譽今上誕聖於壬午龍飛於

癸巳皇算十有二歲矣思命耆德左右大化乃自奉
常卿起公爲上相時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數載夢於
位廢常朝三日冊贈有加美焉闕史所言今上皆僖
宗此今上亦僖宗也考舊僖宗紀咸通三年生歲在
壬午咸通十四年卽位歲在癸巳時年十二皆合再
考新宰相年表僖宗卽位之明年改元乾符時入爲
宰相而崔姓者惟彥昭此外惟有一崔沆直至五年
五月方入相歲在戊戌非龍飛之初而沆至廣明元
年歲在庚子爲黃巢所殺不得云夢於位則闕史所
記爲彥昭明矣但新舊彥昭傳清河人非蘭陵其爲

節度在河陽河東非嶺南山吏部侍郎

新作兵部亦異

入相

非由奉常居相位四年固可云數載但新舊皆無卒年若干而大中三年方擢進士第釋褐諸侯府至乾符初入相不過二十餘年年已八十三亦可疑種種不合稱官之言殊難盡信

盧攜無拒王景崇事

觀舊盧攜傳舉人不當致賊充斥及再相以私憾盡易王鐸鄭畋所任帥內倚田令孜外援高駢高下在心貨賄公行賊陷潼關皆攜所致唐闕史乃盛稱其美又載王廷湊之孫景崇爲弟景儒請鎮易定樞密

使欲許之攜拒而不許遂止此事必係虛浮新舊景
崇傳皆不載可見新書雖好采小說尙稍有裁斷未
至極濫也

蕭邁舊太詳新太略

僖宗出亾於蜀蕭邁不過隨從而已實無功績孫樵
可之文集第四卷蕭相國真讚云錦浦宸遊傳巖夢
說再安宗祏蕩掃氛孽黃道回日翠華歸闕粃糠魏
丙肩袂稷契樵時亦爲從臣與相欸曲故有此飾詞
及朱玫立襄王煬邁雖罷相仍署太子太保則已汚
僞命遭時不幸其心可諒賜歿誠可憐然舊傳長至

一千五六百字且褒之不容口未免太過新竟無傳則又太略

張濬依楊復恭

舊張濬傳乾符中宦官楊復恭自處士薦爲太常博士轉度支員外郎直至僖宗再幸山南復恭失勢乃依田令孜其事甚明孫光憲北夢瑣言第五卷乃謂濬爲處士令孜薦爲起居郎薦者非復恭官亦非博士也令孜閹人傳無字而光憲稱爲子方者取田子方姓呼之此書多有虛誕五代入記唐末事尙如此況宋人小說乎

超躡宰相

唐世命相不論官資但同兩省平章卽爲相已見前第七十四卷新姦臣柳璨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四歲超躡若此若同時朱朴以毛詩博士亦擢諫議大夫同兩省平章此雖末世事不足據然亦可見唐制

羅威

舊書於魏博節度使羅宏信傳附其子威傳考之新書藩鎮傳及新舊五代史資治通鑑宏信之子承襲其父殺牙軍八千家而稱臣於朱梁者名紹威孫光

憲北夢瑣言及范祖禹唐鑑竝同此乃作威誤也然
此卷中稱威者凡十六見則非傳寫之訛再考舊於昭哀

本紀仍作紹威

偷江東

新藩鎮紹威傳江東羅隱工爲詩紹威厚幣結之通
譜系昭穆因目已所爲詩爲偷江東集云舊書羅隱
有詩名號江東生威遣使賂遺隱亦集其詩寄之新
書刪去隱號江東生以詩寄紹威則偷江東語突然
無根

王重榮父縱兄重盈

舊王重榮傳但云父縱鹽州刺史咸通中有邊功新傳則云父縱太和末爲河中騎將從石雄破回鶻終鹽州刺史司空圖一鳴集第六卷王縱追逃碑云欲紹家聲遂參戎右會昌二年回紇扇酷蒲帥石公雄總戎出塞公爲都知兵馬使出從間道已繼捷書云云與新書合碑末言公有五子長重章次重簡次重盈次重榮次重益亦與新舊傳合重榮爲河中節度使歿後重盈繼之重盈前已歷汾州刺史陝虢觀察使遷檢校尙書右僕射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琅邪郡王此新書所載一鳴

集第五卷又有重盈河中生祠碑載重盈官位與新書亦同但據碑重盈又加太尉而史無之又碑言重盈以大順二年爲河中節度而新書則以爲在僖宗時此大不合碑立於景福元年當以碑爲正

祗裱

新李罕之傳初爲浮屠行勾市窮日無得抵鉢襦祗裱去董衝釋音第二十卷祗巨支切裱章移切胡衣而薛居正五代史第十五卷罕之傳但云擲鉢于地毀棄僧衣亡命爲盜歐陽氏五代史第四十二卷略同卽此見宋祁之務改舊文炫其與博細思之殊覺

無謂

呼妻兄弟爲舅

新宋延壽傳事楊行密田頌之附全忠延壽陰約曰
公有所爲我願執鞭顏喜二人謀絕行密行密憂甚
給病目行觸柱僵妻延壽姊也掖之行密泣曰吾喪
明諸子幼得舅代我無憂矣通鑑二百六十四卷作
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胡三省注延壽第三呼妻之
兄弟爲舅始見於此而新五代史吳世家敘此事但
稱延壽不稱舅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一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二十四

武承嗣傳太雜

武氏一家親黨子姓俱係貪暴邪淫姦狡悖逆之徒
戾氣交遘凶德參會以禍天下天爲之乎人爲之乎
不可得而知矣然其中亦間有彼善於此者攸緒平
一是也而平一之孫元衡爲宰相頗著誠款爲悍藩
刺殺尤可憫元衡固當入列傳平一當附元衡說已
見前矣攸緒稍賢雖可入外戚當專傳舊附武承嗣

嫌賢否混淆新入隱逸則又太優且舊旣以承嗣標首遂將武姓并外姻共數十人一槩攬入太覺猥雜不成體裁竊謂武氏宗支戚屬誠不可無提挈矧目處舊旣以士襲入列傳無所統領不得已於承嗣傳作提綱一段遂順手將諸人悉附承嗣新以士襲入外戚諸武皆附較舊則勝矣然愚意但當以士襲傳作提綱其餘若三思若懿宗皆元惡大愆罪不容於死若攸暨事蹟亦著皆宜各自爲傳臚列以表其罪狀惟延秀當附承嗣而崇訓則當附三思耳新書猶恨昧沒也又公主史家例得立傳况唐家公主醜逆

相踵雖於主婿延秀輩傳中見之而公主固宜別自有傳今皆附承嗣一傳中喧闐已甚此則新得之至薛懷義沈南璆宜別爲嬖倖舊亦附承嗣更爲可笑新無傳亦非

鄭克殺武三思

張鷟朝野僉載第一卷云神龍初武三思改封德靖王有窺鼎之志被鄭克等斬之攷舊書外戚傳作德靜郡王疑當從僉載新傳略去非是節愍太子率李多祚等殺三思新舊傳甚明此云鄭克者以當日揮刃之人言之

寶歷當作大歷

舊吳湊傳寶歷二年代宗始封拜外族寶歷敬宗號此當是大歷乃傳寫之誤

吳湊傳改非

新書吳湊傳湊候帝閒極諍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爲上厭苦湊曰反復啟寤幸一聽之則民受賜爲不少擣舌阿旨固善有如窮民上訴叵云罪何以能舊書云如窮民上訴罪在何人新之改舊詞艱意晦

鄭顯

舊書無公主傳新書增入宣宗萬壽公主傳云下嫁鄭顥據唐張固幽閑鼓吹作鄭尙書之弟顥考宰相世系表德宗宰相鄭絪之子祇德兵部尙書祇德長子顥駙馬都尉而顥則顥之弟也幽閑誤以子爲弟顥爲顥

宦官傳原本脫文

舊宦官傳首總叙云五局掖廷局掌宮人簿籍宮闈局掌宮內門禁其屬有掌扇給使等員奚官局掌宮人疾病死喪內僕局掌宮中供帳燈燭內府局主中藏給納原本無內府局句八字則五局少其一非也

但不知近本何据補入

高力士爲高延福假子

舊高力士傳其出甚微但云潘州人本姓馮少闖爲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入宮則天因小過逐之內官高延福收爲假子延福出武三思家力士往來三思第得復入如是而已初不言其本爲何人之後而新書以爲馮盎曾孫予得力士碑搨本大歷十二年五月建雖亾其下半截存字尙多首云初有適越者請觀南方之樂主人爲之歌馮賓曰遠矣衰而復起一飛冲天自北而南以至於盎五嶺之表推爲下缺又

云子智幾高州刺史智戴恩州刺史智或潘州刺史
下缺又云襲位象賢主祀守封則敘盎之孫語而其
下雖漫有云天子廣錫類之恩覽先賢之狀初贈潘
州刺史又贈廣州大都督據盎傳盎三十子智戴春
州刺史非恩州後入朝終左武衛將軍而碑不言智
或東合州刺史亦非潘州盎乃北燕馮宏之裔自晉
宋至隋唐世爲王侯君長盎爲高州都督封越國公
貴盛無比據碑智幾盎長子襲位云云是指智幾之
子襲盎都督國公官爵卽力士父而錫類贈官云云
則指力士貴贈其父也據新舊書言嶺南節度使送

力士本母麥氏至京贈力士父廣州大都督麥氏越國夫人正與碑合然力士父特一嶺南人姓馮耳必非盎之孫也試思上公之嫡長孫主祀守封何以其子少卽闕割爲長吏市之以進乎碑乃文人代力士附會爲此說其間當更有增飾入宮緣由石缺文滅故不見耳銘云公本南海家傳擁旄有馮之後遂育子高要爲不可信新書據碑添入甚謬從舊爲是予又得內侍高福字延福墓誌開元十二年正月孫翌撰有君之寵嗣曰力士云云與新舊合而爲馮盎曾孫則非兩碑從未著錄錄者力士碑自顧絳金石文

字記始延福誌自錢大昕潛研堂金石跋尾始新舊
皆言力士陪葬泰陵而顧云力士碑在今蒲城縣宋
敏求長安志云元宗泰陵在蒲城縣東北三十里金
粟山陪葬者惟一高力士然則碑卽立於陵側

魚朝恩傳新舊互異

臣者魚朝恩恣橫之狀新書描摹曲盡大半皆舊書
所無至如朝廷裁決或不預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
我乎養息令徽尙幼服綠與同列爭朝恩見帝請得
金紫帝未荅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此皆出
蘇鶚杜陽雜編卷上

見商濬
稗海

新書好采小說如此種

采之却甚有益舊書不采使朝恩惡不著固可恨若其死也新言帝與元載密謀結其黨周皓寒食內宴朝恩乘小車入宮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情事如繪必得其實舊書寥寥數語但云寒食宴罷詔留之朝恩言頗悖慢上不之責朝恩還第自經卒彼時朝恩聲勢尙張旣不之責縱使還第安肯遽自經此全非情理舊不如新

韓日華

舊宦官俱文珍傳有韓日華一字分二其例不知始何時王叔文王伾等傳中仍未改宜畫一

王守澄傳新舊互異

舊書宦官傳云王守澄元和末宦者憲宗疾大漸內
官陳宏慶等弑逆守澄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
偕韋元素定冊立穆宗皇帝新書宦者傳則云憲宗
不豫元和十五年罷元會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宏
志弑帝於中和殿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
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
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
申錫爲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
乘其罅於是流楊承和於驪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

劉忠諒追殺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歿訓乃脅
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內養齋醢賜歿愚謂陳宏志
舊作宏慶定冊四人二人亦不同雖未知孰是但如
舊書則守澄於弑逆無涉且有定策立穆宗大功而
文宗之立又出其力後來文宗何爲討而誅之乎自
不如新書爲得實舊書記事旣虛謬則宏慶之爲誤
筆亦可知舊守澄傳敘其歿云太和元年帝令內養
季好古齎醢賜守澄歿新刪其年及季好古名此新
之謬而舊元年原本作九年是當從之至梁守謙者
三書皆無傳予所藏邠國公功德碑立於長慶二年

郎楊承和撰文邠國公郎守謙文中推重甚至想必
倩人代作而其情甚爲可惡此輩大約俱係逆黨朋
比爲奸與聞弑事者文宗討誅不及守謙當因其前
死耳

魚宏志等

甘露之變殺李訓等者仇士良魚宏志也

見新李訓及士良傳

而其前弑憲宗者已有陳宏志

見王守澄傳

相距未遠而

同名據吳縝當作魚志宏已見前第七十五卷但其

前順宗朝立憲宗者有俱文珍而同時又有薛文珍

見文珍傳則意者若輩同名不足異至於弑敬宗者又有

魚志宏

見劉克明傳

相去亦甚近不知與殺李訓之魚宏

志是一是二未詳

澧朗忠硤

舊良吏呂諲傳上元元年七月授諲荊州大都督府
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澧朗忠硤五州節度觀察處置
等使澧朗忠硤原本作澧荆忠硤愚謂旣云五州則
似當云荆澧朗忠硤爲合然以新書方鎮表攷之至
德二載置荆南節度領荆澧朗郢復夔峽忠萬歸十
州治荊州升夔州防禦爲夔峽節度使乾元元年廢
夔峽節度使二年置澧朗淑都團練使治澧州以夔

峽忠歸萬五州隸夔州上元元年廢豐朗淑都團練

使荆南節度使兼江南尹

江南似當作江陵

復領豐朗忠峽

四州今此傳云云之下言諍至治所請於江陵置南都勅改荊州爲江陵府則諍之爲荆南節度可知荊州其所治傳豐朗之上必是脫荆字但荆南節度所領實不止此五州尙有郢復何以不舉而此外又別無他節度領此二州者此則當闕其疑

韋丹何易于

舊書良吏中無韋丹何易于而新書補之丹事則采杜牧牧之樊川文集第七卷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

公遺愛碑

此文亦見文苑英華八百七十卷

易于事則采孫樵可之

文集第三卷書何易于

酷吏吉頊新書減其惡增其美

吉頊舊書入酷吏傳而新書升爲列傳頊本係險惡

小人陰賊狠戾據舊書云萬歲通天二年有箕州疑

作冀州

刺史劉思禮自云學於張憬藏善相云洛州錄

事參軍綦連耀應圖識有兩角麒麟兒之符命頊告

之則天付武懿宗與頊對訊懿宗與頊誘思禮令廣

引朝士必全其命思禮乃引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

侍郎孫元通天官侍郎劉奇石抱忠鳳閣舍人王處

來庭主簿柳璆給事中周潘涇州刺史王勔監察御史王助司議郎路敬淳司門員外郎劉慎之右司員外郎宇文全志等三十六家微有忤意者必構之楚毒百端以成其獄皆海內賢士名家天下寃之親故連累寃逐者千餘人項由是擢拜右肅政臺中丞按此事見張鷟載第一卷舊書以王助爲項誘思禮引出之一而僉載則謂項與助同宿助以親故爲說秦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項明日遂錄狀付來俊臣然則王助知情不舉爲項所告卽當坐不待思禮引之也當從僉

載新書欲寬項罪於此事痛刪削只存四五十字且直書劉思禮謀反若無舊書幾令讀者疑思禮實反非以口語被誣矣項黨張易之昌宗勸二人請立廬陵相王此其一節之善舊書有之新書乃又添出召見泣請太子已立勿竝封外家諸王其時武氏諸王具在此言何補新書減其惡而曲增其美何哉

新書云父名哲易州刺史而朝野僉載云父名懋爲冀州長史二者不同新書云突厥陷趙定授相州刺史募兵制虜項辭不知殊不成語舊書云項以素不習武爲辭較明白又新書云貶琰川尉徙始豐尉客

江都卒舊書則云貶瑛川尉改安固尉尋卒而朝野
僉載云出爲温州司馬卒三者不同

項弟琚子溫酷吏中之至狠戾無恥者元宗謂爲酷
吏子姪可見溫之酷係項之家法元宗猶知之作新
書者乃爲平反乎

舊周利貞傳太略

舊酷吏周利貞傳元宗正位利貞與薛季昶宋之間
同賜歿於桂州驛桂州新書作梧州此傳舊書太略
而新書則甚詳備描摹小人素行之醜及其枉殺諸
功臣冤慘情狀無不曲盡實遠勝於舊書

王同皎傳新改舊非

新王同皎傳敘其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悛并祖
雍謀殺武三思後因仲之延慶漏泄其謀爲三思所
覺其下卽言三思遣悛上急變告同皎帝怒斬同皎
仲之延慶皆歾憬自到其下則言睿宗立復同皎官
謚忠壯誅祖雍悛等此事就使所書果實而紀載之
體已屬大亂殊令讀者茫然何則悛祖雍本與同皎
同謀者也乃三思卽遣悛告之則悛已背同皎而從
三思此處須提明一句方醒目豈可平平敘述一若
其上文並無同謀之說者至祖雍一人獨不見下落

睿宗之誅悛則以其背同皎從三思也而亦誅祖雍
然則祖雍亦背同皎從三思者乃其上文絕未提明
突出誅祖雍悛等一句尤爲蒙混今以舊書勘之復
與新大相刺謬始與同皎同謀者但有母祖雍周憬
無仲之延慶及悛如仲之延慶及悛或者傳聞異詞
在新書別有所據若祖雍據舊書本同謀後反以其
計密告三思小人傾險與崔湜之善桓彥範等同謀
去三思後反以告三思正同新書反不著其始同謀
後反噬之狀恐非是

盧奕贈官諡議

舊忠義盧奕傳奕爲賊所害元宗聞而愍之贈兵部
尙書新傳則云肅宗詔贈禮部尙書未知孰是舊詳
載獨孤及所作謚議約五百字新刪削僅存一百餘
字誠爲簡淨然此等表彰忠義語載之却不厭其詳
此文見及毗陵集第六卷

舊祝欽明傳脫誤

舊儒學祝欽明傳爵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授舉
之卒爵尸與舉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原
本竝與近本同此周禮春官饔人職訛饔爲爵已不
可解又卒爵下脫而飲之三字遂不成句尸與舉仍

有誤又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宿視
滌濯涖玉鬯省牲饌奉玉盥制大號理其大禮制相
王之大禮原本作師執事而卜宿視滌濯涖玉鬯省
牲饌奉王齊制大號理其禮制相天王之大禮近本
改正已多而尙不能無誤末三句當作詔大號治其
大禮詔相王之大禮又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之服之
服二字原本脫去近本補正又宗廟有裸天地大神
至尊不裸圓丘之祭與宗廟不同原本作拾同拾蓋
拾字之誤觀禮記郊特牲疏自明而改作不同尤非

新啖助傳誤

新儒學啖助傳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鑒意多此類案陸質纂例云啖氏依舊說以左氏爲丘明受經于仲尼今觀左氏解經淺于公穀誣謬實繁若丘明才實過人豈宜若此推類而言皆孔門後之門人且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于我老彭丘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于當時云云是則陸

質之意以正明爲夫子以前賢人非作傳者而作傳者別是一人乃孔門後之門人蓋親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爲門人也若啖助之意則直以左氏卽正明親受經于仲尼者耳宋祁不改以質說爲助語失之且以左正明爲古史本孔安國論語注其說誤劉歆則以爲正明親受經於仲尼說左氏當以劉歆賈逵服虔爲正此條未見服說且當從歆啖與歆合頗是若質以正明與左氏非一人左氏爲孔門後門人正明爲夫子以前賢人二說皆大謬而祁之譏助尤非惟贊云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

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
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
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訕三
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
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
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
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
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誦前人拾成說而
自謂紛紛助所陷已此段論斷則甚確切中若輩病
痛

替

新文藝杜審言傳審言病甚宋之間省候曰吾在久
壓公等今死但恨不見替人杜甫詩故有浮查替人
舟李商隱詩月沒教星替皆以替爲代說文卷十下
竝部云替廢一偏下也本無相代之義然北史隋李
德林傳文帝以逆人王謙宅賜之尋改賜崔謙令德
林自選一好宅作替則此語隋已有之

司空圖不憚而疾卒

司空圖舊書在文苑傳新書改入卓行云哀帝被弑
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近時編唐詩作小傳者皆

從之舊書則云唐祚亡之明年聞輝王遇弒於濟陰
不憚而疾數日卒不食而卒不憚而疾卒二者相去
絕遠不知新書何據成人之美誠君子之心然史貴
紀實不可飾僞也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因梁史舊文
語多污鱗力爲辨誣且推重圖之大節甚備然亦不
過云梁祖受禪以禮部尙書徵黜以老疾卒時年八
十餘禹偁登第授官在宋歐陽之前約五十年其見
聞豈反不確而遽改之乎闕文云年八十餘而新書
云年七十二亦當以闕文爲正

禹偁所辨梁史舊文
者謂梁實錄也梁實

錄是梁末帝均王友貞所修以圖義不仕梁故
多貶斥語薛居正五代史梁書中無圖傳極是

孫思邈年

舊方伎孫思邈傳周宣帝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太宗卽位召詣京師授以爵位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盧照鄰師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爲序曰癸酉之歲余卧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詎周齊

問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上文明
云周宣帝時隱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博士此何
以云開皇辛酉歲生開皇辛酉隋文帝在位之二十
一年是年改元仁壽至照鄉作序之年癸酉是唐高
宗在位之二十四年咸亨四年當云年七十三思邈
蓋不欲以長生不灰驚駭世人故自隱其年而詭詞
云開皇辛酉生故云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非自
相矛盾也但七十三而云九十三者此傳刻之誤耳
原本亦誤舊於傳末直云永淳元年卒更不言年若
于蓋的年實無可考而以上文歷敘者參
詳之則自是百餘歲人不言可知矣新則改云永淳
初卒而又添一句云年百餘歲永淳之號本只二年

初與元年有何分別何以改作而所添之句則反成贅疣凡朱祁之務欲自然其長而實則無加于舊者多如此

西域記

舊方伎傳僧元奘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在十七年經百餘國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宏福寺翻譯顯慶元年高宗又令于志寧等助加翻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以京城人衆競來禮謁奏請還靜勅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六年卒考石刻太宗御製聖教序及高宗爲太子時

製述聖記宏福寺沙門懷仁集王羲之書并錢希白
南部新書辛卷所載與舊書略同玉海第十六卷云
唐西域記十二卷元奘譯辨機撰今佛藏有此卷首
竝列二僧名據舊書云云則元奘所譯乃佛經此書
元奘自撰何譯之有辨機惡僧豈能著書玉海非是
藏本承其誤耳錢希白又言著作郎敬播爲之序今
本有二序一署張說一無名當卽敬播作六百五十
七部西域所得譯成者七十五則舉其要矣而聖教
序末又附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此則要中之要也
宜君錢作坊郡坊是州名宜君其縣名

新隱逸敘首

新隱逸敘首云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各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且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于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怛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未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逃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愚謂上者爲末末者爲上宋子京不知隱逸

王績絳州龍門人

寫本王績東臯子集三卷河東呂才君英序舊書隱
逸傳於續傳卽采此序爲之但序云太原祁人而隱
逸傳則云絳州龍門人新隱逸傳同序但追溯其上
世之族望言之傳則據其身實籍言之舊地志河東
道河中府龍門縣貞觀十七年屬絳州是也傳末云
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今文中子中
說第一卷王道篇子曰吾家銅川六世矣阮逸注云
上黨有銅隄縣又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
中說未可盡信所言鄉里雖與絳州龍門相近却非
一地序云與李播陳永呂才爲莫逆交傳刪去陳永

非

召還陽城

新卓行陽城傳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舊順紀但有贈城左散騎常侍無召還事此善政皆王叔文所施設

三垂薄海

新突厥傳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愚謂西北兩面似不應薄海何至如此之遠殊難信

高祖稱臣於突厥

新突厥頡利傳其上文旣言高祖待突厥用敵國禮

其下文敘至貞觀元年帝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哭厥詭而臣之二文自相矛盾蓋高祖起事之時倚仗哭厥屈體稱臣乃其實也李靖擒頡利太宗語羣臣云可雪太上皇稱臣于頡利之恥見貞觀政要第二卷任賢篇及舊書李靖傳薛居正舊五代史第八十九卷晉系維翰傳維翰上高祖書云神堯武略尙稱臣於可汗謂此事

阿史那忠

新書諸夷蕃將列傳第三十五阿史那忠哭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上阿史那泥熟本一人前既有忠傳則

後不必別立泥熟傳也前傳略云阿史那忠字義節
蘇尼失子以功擢左屯衛將軍尙宗室女定襄縣主
會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以忠爲左賢王及出
塞不樂見使者必泣請入侍許焉封薛國公擢右驍
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卒贈鎮軍大將軍諡曰貞
陪葬昭陵後傳云右賢王阿史那泥熟蘇尼失子始
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及從思摩出塞思慕中國見
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許之愚謂凡外國應居諸傳之
後而外國人入仕中土者則與中土人竝列爲傳而
無別此史家舊例也新書亦用此例忠宿衛四十八

年卒于中朝故與朝臣並列爲傳而突厥等國則列
在最後居藩鎮之次於例合矣但突厥傳篇首先總
敘突厥來歷其餘每一可汗輒提行另起各爲之傳
今於思摩傳中牽及阿史那忠因於敘畢思摩下卽
提行另起特敘忠事不與前傳犯複乎且其上文思
摩傳中牽敘處竟誤認忠與泥熟爲二人及徐讀至
下文方知忠卽泥熟竝非二人豈非謬中之謬乎前
忠傳與後泥熟傳相隔一百餘卷不相審照或尙可
思摩傳與泥熟緊相承而自相矛盾不太可笑乎吳
縝糾新書謂紀志表歐陽公主之傳宋公主之所主

既異不務通知其事紀有失而傳不知傳有誤而紀
不見夫紀傳不相通已屬粗疏傳與傳重複而矛盾
則甚矣然以忠與泥熟爲二此本舊書之失新書襲
之一人而前後兩傳則新書之謬也

言於前蕃將傳
阿史那忠字義

節下補一句云本名泥熟又於定襄縣主下補一句
云賜名忠思摩傳章及阿史那忠之下接云阿史那
忠者本名泥熟自有傳下按薛延陀開突厥之北云
云以終思摩事其下右賢王阿史那泥熟云云一段
剛去徑接思摩既不能國云云一段以終
思摩入朝後其故地爲車鼻盜有之事

如思摩輩入官中朝卒於京師陪葬昭陵當與忠同
入來降蕃將傳中而今乃入突厥傳似若自亂其例
者然此乃介於兩可苟不重出不必苛求

十賧

新南蠻傳南詔有十賧夷語賧若州董衝釋音第二十四卷云賧九儉切明洪武間桐鄉程本立爲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有晚至晉寧州詩云青山蒙氏賧綠樹爨人家見吳隱集朱氏彝尊改爲蒙氏險非金檀刻吳隱集於白崖關詩注引新傳是

南詔蒙舍

舊南蠻傳云南詔蠻姓蒙氏蠻謂王爲詔代居蒙舍州爲渠帥在漢永昌故郡東姚州之西其先渠帥有六號六詔國初有蒙舍龍生迦獨隴迦獨生細奴邏

高宗時來朝細奴邏生邏盛武后時來朝此下敘至
開元中邏盛之孫歸義合六詔爲一愈強盛此下歷
敘章仇兼瓊鮮于仲通張虔罔楊國忠與南詔構釁
征戰南詔叛臣於吐蕃後復歸唐等事敘至開成會
昌而止後事闕新書所敘與舊略同文則倍詳且直
敘至唐末較舊爲周匝予藏賂竇王集三本一宋板
十卷郝雲卿序一顏文選注四卷湯賓尹序一虞九
章陸宏祚童昌祚注六卷汪道昆序集有姚州道破
逆賊諾沒弄楊虔柳露布文中敘蒙儉和舍等作亂
臣遣左二軍子總管寧遠將軍劉元疎等率兵追討

生擒數千人斬首數千級斬諾沒弄楊虔柳等蒙儉和舍遁走又有破設蒙儉露布蓋卽前次遁走者今又破之而作文中敘遣副總管李大志等往討斬七千餘級獲馬五千餘疋蒙儉仍遁虔九章曰姚州今雲南姚安府顏文選曰姚州今爲大理府按今姚州屬楚雄府賓王所敘新舊書傳皆無之其主帥究不知何人且新舊皆以蒙舍爲地名露布中蒙儉和舍是人名字却相涉與舊書蒙舍龍又似相涉蠻語固難考要之賓王歿于武后光宅元年露布中所敘必是高宗時事而史不載此史之闕漏也高宗時來朝

之細奴邏其蒙儉之臣子邪蒙儉敗走故懼而來朝
邪不可知矣

日本尙文

舊唐日本傳曰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以在日邊故以
日本爲名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朝
臣真人者猶中國戶部尙書冠進德冠其頂爲花分
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爲腰帶真人好讀經史解屬
文容止溫雅則天宴之於麟德殿授司膳卿放還本
國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
趙元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遣元默潤幅布以爲束脩

之禮題云白龜元年調布所得錫資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爲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放歸鄉逗留不去天寶十二年又遣使貢上元中擢爲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摘免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真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新唐張薦傳祖篤早惠絕倫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又文藝中蕭穎士傳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觀此三

條日本之尙文可見鄭若曾籌海圖編第二卷亦云
日本重儒書多中國典籍朱氏經義考第七十三卷
云歐陽永叔曰本刀歌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
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徃徃工詞藻徐福行
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
無人識古文永叔雖有是說而葉少蘊馬翔仲皆疑
之鄭麟趾高麗史宣宗八年五月李資義還自宋奏
云帝聞吾國書籍多好本命館伴書所求書目授之
且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目錄首開百
篇尙書而高麗未之有也宣宗八年者宋元祐六年

先是咸平中日本僧裔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言有尙書王惲中堂事紀載中統二年高麗世子禰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尙書答曰與中國不殊然則百篇尙書高麗且無之況日本乎乃萬歷初尙書郎葉春及請命封倭使臣多方索之以歸無異癡人說夢矣朱意以日本不及高麗近日從彼土傳入中國者有孔安國古文孝經傳皇侃論語義疏皆中國所無而彼土又有王段吉備諸氏所得唐宋古本五經及論語孝經孟子正義有山井鼎爲作攷文以訂近本之訛又有物觀等爲作補遺然

則日本尙文勝於他國。齋然所獻因趙宋人不好古，仍致亾佚。而永叔之言非無因。葉春及亦未必癡證。以新舊唐書諸條知日本文學自唐已然，至今不改。

李克用入沙陀傳

李克用一生事蹟皆在唐本唐臣也。薛氏舊五代史援操懿例，稱爲武皇入本紀。作舊唐書者不欲登之本紀，然又以爲究未便夷之列傳之中，故竟不及。雖覺闕然亦差可。新書旣欲爲立傳，則當念其勤王大功，入于列傳。與田宏正輩並列，亦無愧。卽或因其跡頗跋扈，要當在藩鎮傳。顧乃別爲沙陀列傳，位置大

不受五代史出歐陽公而新書修成上進之時亦歐
一手裁定五代已以克用入後唐莊宗紀新書何不
直云事在五代史而又必爲之傳乎又傳未述天復
三年克用攻晉州聞帝自鳳翔還京乃去云云其下
又述帝東遷詔至太原云云又克用與阿保機期冬
大舉度河會昭宗弑而止此一段皆天復四年亦卽
天祐元年之事乃竟失書其年又其下則云四年王
建等約克用大舉建兵敗唐亡云云末結之云是歲
克用有疾此一段則是天祐四年之事乃混書四年
絕未出天祐號此下直云明年卒明年者五代史後

唐莊宗紀據後唐人之言稱爲天祐五年卽梁太祖之開平二年也新書牽混糾纏全不分明

黃巢傳二書詳略甚遠

黃巢傳新書幾及六千字而舊書只一千六百餘字詳略相去甚遠舊又全載閩人楊復光破賊收復京師露布約七八百字而新書但以楊復光獻捷行在一句了之舊書遺漏巢事多矣新於已斬王仙芝餘黨潰歸巢推巢爲主之下敘巢掠淮南敗于申州又破考城取濮州掠襄邑雍正寇葉陽翟窺東都連敗詣天平軍乞降又叛去轉寇浙東破虔吉饒信等州

一 身 附 本
遶建州圍福州然後陷桂管寇廣州然則巢未入廣
州之前有如許曲折舊乃盡略去直云南陷湖湘遂
據交廣其自廣疫歿十三四而北歸踰嶺也所寇掠
之地亦甚多節次曲折凡有數層方及陷東都而舊
亦盡略去但言犯湖湘江浙逼廣陵渡淮陷洛陽破
潼關入京師矣卽此以觀則舊書遺漏之多可知宋
無名氏平巢事蹟考一卷見陸垣奇晉齋叢書載巢事頗詳撰
者當係宋初人新書大半采之事蹟考所無則又別
有據

磔當作縛

舊秦宗權傳以組練礫之當作縛之字稍相似而誤

唐亾無義士

西漢亾義士不如東漢亾之多西漢重勢利東漢重名節也宋亾有文信國唐亾無一人宋崇道學唐尙文詞也

舊唐載俗字

舊唐史思明傳思明將歿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這字特見于此宦官楊復恭傳劉季述廢昭宗手持銀搯數上罪云某事你不從我言你字北史第六十卷李密傳第八十三卷許善心傳已有而又見于此

唐書直筆新例

唐書直筆新例一冊宋呂夏卿譔夏卿與宋歐等同修新唐書而此書所述體例與新唐多不合俱屬自出意見不知是同修之時夏卿建議如此宋歐不用其言邪抑書成後夏卿不服別作此例邪觀其卷尾一段糾舊書之謬而云唐書著於五代幅裂之際成篇匆遽殊未詳悉故有詔纂輯十餘年矣云云則其爲同修之時夏卿建議如此而其後不用可知觀其條例勢頗正是宋人氣習夏卿宋史第三百三十一卷有傳

唐史論斷

唐史論斷宋朝散大夫尙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撰甫以仁宗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登進士第除祕閣校理擢至今官其人正與宋歐同時而於修史事却不與別自作唐史記七十五卷今已亡而此則其論斷也凡九十二首分上中下三卷觀其自序欲效春秋書法以褒貶予奪示勸戒以制度爲不必具載不作志幸其書亡若存徒汨亂學者耳目論斷雖多平正皆空論亦不足傳大抵作史者宜直敘其

事不必弄文法寓子奪讀史者宜詳考其實不必憑
意見發議論宋人略通文義便想著作傳世一涉史
事便欲法聖人筆削此一時習氣有名公大儒爲之
渠帥而此風益盛名公大儒予不敢議聊借甫以發
之

唐鑑

司馬光修通鑑漢屬劉攽三國南北朝屬劉恕唐屬

范祖禹各因其長

見胡三省通鑑注自序

而祖禹別自作唐鑑

采唐事可爲法戒者作論凡三百六篇自序篇首云
臣祖禹受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唐史

得以考其興廢治亂是也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
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某上
表并上太皇太后表俱言分十二卷今本分二十四
卷呂祖謙注大約卷數卽祖謙所分此書純是議論
於考證無益議論佳者已俱采入通鑑